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十三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无绝殊者，而天子心独喜。其事秘，世莫知也。

其后三年，有司言“元”宜以天瑞命，不宜以一二数。一“元”曰“建”，二“元”以长星曰“光”，三“元”以郊得一角兽曰“獬”云。

其明年冬，天子郊雍，议曰：“今上帝朕亲郊，而后土无祀，则礼不答也。”有司与太史公、祠官宽舒议：“天地牲角茧栗。今陛下亲祠后土，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，坛一黄犢太牢具，已祠尽瘞，而从祠衣上黄。”于是天子遂东，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，如宽舒等议。上亲望拜，如上帝礼。礼毕，天子遂至荥阳而还。过洛阳，下诏曰：“三代邈绝，远矣难存。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，以奉其先祀焉。”是岁，天子始巡郡县，浸寻于泰山矣。

其春，乐成侯上书言栾大。栾大，胶东宫人，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，已而为胶东王尚方。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，无子。康王死，他姬子立为王。而康后有淫行，与王不相中，相危以法。康后闻文成已死，而欲自媚于上，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。天子既诛文成，后悔其早死，惜其方不尽，及见栾大，大说。大为人长美，言多方略，而敢为大言，处之不疑。大言曰：“臣常往来海中，见安期、羡门之属。顾以臣为贱，不信臣。又以为康王诸侯耳，不足与方。臣数言康王，康王又不用臣。臣之师曰：‘黄金可成，而河决可塞，不死之药可得，仙人可致也。’然臣恐效文成，则方士皆奄口，恶敢言方哉！”上曰：“文成食马肝死耳。子诚能修其方，我何爱乎！”大曰：“臣师非有求人，人者求之。陛下必欲致之，则贵其使者，令有亲属，以客礼待之，勿卑，使各佩其信印，乃可使通言于神人。神人尚肯邪不邪。致尊其使，然后可致也。”于是上使验小方，斗棋，棋自相触击。

是时，上方忧河决，而黄金不就，乃拜大为五利将军。居月余，得四印，佩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印。制诏御史：“昔禹疏九江，决四渎。间者河溢皋陆，堤徭不息。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，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。乾称‘蜚龙’，‘鸿渐于般’，朕意庶几与焉。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。”赐列侯甲第，童千人。乘輿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。又以卫长公主妻之，资金万斤，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。天子亲如五利之第。使者存问供给，相属于道。自大主将相以下，皆置酒其家，献遗之。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‘天道将军’，使使衣羽衣，夜立

白茅上，五利将军亦衣羽衣，夜立白茅上受印，以示不臣也。而佩“天道”者，且为天子道天神也。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，欲以下神。神未至而百鬼集矣，然颇能使之。其后装治行，东入海，求其师云。大见数月，佩六印，贵震天下，而海上燕、齐之间，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、能神仙矣。

其夏六月中，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脰后土营旁，见地如钩状，掇视得鼎。鼎大异于众鼎，文镂无款识，怪之，言吏。吏告河东太守胜，胜以闻。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，乃以礼祠，迎鼎至甘泉，从行，上荐之。至中山，晏温，有黄云盖焉。有廋过，上自射之，因以祭云。至长安，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。天子曰：“间者河溢，岁数不登，故巡祭后土，祈为百姓育谷。今岁丰庾未报，鼎曷为出哉？”有司皆曰：“闻昔泰帝兴神鼎一，一者壹统，天地万物所系终也。黄帝作宝鼎三，象天、地、人。禹收九牧之金，铸九鼎。皆尝亨鬯上帝鬼神。遭圣则兴，鼎迁于夏、商。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沦没，伏而不见。《颂》云‘自堂徂基，自羊徂牛；鼎臯且薰，不吴不鹭，胡考之休’。今鼎至甘泉，光润龙变，承休无疆。合兹中山，有黄白云降盖，若兽为符，路弓乘矢，集获坛下，报祠大享。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。鼎宜见于祖祢，藏于帝廷，以合明应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入海求蓬莱者，言蓬莱不远，而不能至者，殆不见其气。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。

其秋，上幸雍，且郊。或曰“五帝，太一之佐也，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”。上疑未定。齐人公孙卿曰：“今年得宝鼎，其冬辛巳朔旦冬至，与黄帝时等。”卿有礼书曰：“黄帝得宝鼎宛胸，问于鬼臾区。鬼臾区对曰：‘黄帝得宝鼎神策，是岁己酉朔旦冬至，得天之纪，终而复始。’于是黄帝迎日推策，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，凡二十推，三百八十年，黄帝仙登于天。”卿因所忠欲奏之。所忠视其书不经，疑其妄书，谢曰：“宝鼎事已决矣，尚何以为！”卿因嬖人奏之。上大说，乃召问卿。对曰：“受此书申公，申公已死。”上曰：“申公何人也？”卿曰：“申公，齐人。与安期生通，受黄帝言，无书，独有此鼎书。曰‘汉兴复当黄帝之时’，曰‘汉之圣者在高帝之孙且曾孙也，宝鼎出而与神通，封禅。封禅七十二王，唯黄帝得上泰山封’。申公曰：‘汉主亦当上封，上封则能仙登天

矣。黄帝时万诸侯，而神灵之封居七千。天下名山八，而三在蛮夷，五在中国。中国华山、首山、太室、泰山、东莱，此五山，黄帝之所常游，与神会。黄帝且战且学仙。患百姓非其道者，乃断斩非鬼神者。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。黄帝郊雍上帝，宿三月。鬼臾区号大鸿，死葬雍，故鸿冢是也。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。明廷者，甘泉也。所谓寒门者，谷口也。黄帝采首山铜，铸鼎于荆山下。鼎既成，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。黄帝上骑，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，龙乃上去。余小臣不得上，乃悉持龙髯，龙髯拔，堕，堕黄帝之弓。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，乃抱其弓与胡髯号，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，其弓曰乌号。”于是天子曰：“嗟乎！吾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。”乃拜卿为郎，东使候神于太室。

上遂郊雍，至陇西，西登崆峒，幸甘泉。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，祠坛放薄忌太一坛，坛三垓。五帝坛环居其下，各如其方，黄帝西南，除八通鬼道。太一，其所用如雍一时物，而加醴枣脯之属，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。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。其下四方地，为醊食群臣从者及北斗云。已祠，昨余皆燎之。其牛色白，鹿居其中，毚在鹿中，水而泊之。祭日以牛，祭月以羊毚特。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。五帝各如其色，日赤，月白。

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，昧爽，天子始郊拜太一。朝朝日，夕夕月，则揖；而见太一如雍郊礼。其赞飨曰：“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，朔而又朔，终而复始，皇帝敬拜见焉。”而衣上黄。其祠列火满坛，坛旁亨炊具。有司云“祠上有光焉”。公卿言“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，有司奉瑱玉嘉牲荐飨。是夜有美光，及昼，黄气上属天”。太史公、祠官宽舒等曰：“神灵之休，祐福兆祥，宜因此地光域立太一坛以明应。令太祝领，秋及腊间祠。三岁天子一郊见。”

其秋，为伐南越，告祷太一。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，以象太一三星，为太一锋，命曰“灵旗”。为兵祷，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。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，之泰山祠。上使人随验，实毋所见。五利妄言见其师，其方尽，多不讎。上乃诛五利。

其冬，公孙卿候神河南，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，有物如雉，往来城上。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。问卿：“得毋效文成、五利乎？”卿曰：“仙者非有求人主，人主者求之。其道非少宽假，神不来。言神事，事如迂

诞，积以岁乃可致也。”于是郡国各除道，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，以望幸矣。

其春，既灭南越，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。上善之，下公卿议，曰：“民间祠尚有鼓舞乐，今郊祀而无乐，岂称乎？”公卿曰：“古者祠天地皆有乐，而神祇可得而礼。”或曰：“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，帝禁不止，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。”于是塞南越，祷祠太一、后土，始用乐舞，益召歌儿，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。

其来年冬，上议曰：“古者先振兵释旅，然后封禅。”乃遂北巡朔方，勒兵十余万，还祭黄帝冢桥山，释兵须如。上曰：“吾闻黄帝不死，今有冢，何也？”或对曰：“皇帝已仙上天，群臣葬其衣冠。”既至甘泉，为且用事泰山，先类祠太一。

自得宝鼎，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。封禅用希旷绝，莫知其仪礼，而群儒采封禅《尚书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王制》之望祀射牛事。齐人丁公年九十余，曰：“封禅者，合不死之名也。秦皇帝不得上封。陛下必欲上，稍上即无风雨，遂上封矣。”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，草封禅仪。数年，至且行。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，黄帝以上封禅，皆致怪物与神通，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，高世比德于九皇，而颇采儒术以文之。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，又牵拘于《诗》、《书》古文而不能骋。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，群儒或曰“不与古同”，徐偃又曰“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”，周霸属图封禅事，于是上绌偃、霸，而尽罢诸儒不用。

三月，遂东幸缙氏，礼登中岳太室。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“万岁”云。问上，上不言；问下，下不言。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，命曰“崇高邑”。东上泰山，泰山之草木叶未生，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。

上遂东巡海上，行礼祠八神。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，然无验者。乃益发船，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。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，至东莱，言夜见大人，长数丈，就之则不见，见其迹甚大，类禽兽云。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，言“吾欲见臣公”，已忽不见。上即见大迹，未信，及群臣有言老父，则大以为仙人也。宿留海上，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。

四月，还至奉高。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，不经，难施行。天子至梁父，礼祠地主。乙卯，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，射牛行事。封泰

山下东方，如郊祠太一之礼。封广丈二尺，高九尺，其下则有玉牒书，书秘。礼毕，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，亦有封。其事皆禁。明日，下阴道。丙辰，禅泰山下趾东北肃然山，如祭后土礼。天子皆亲拜见，衣上黄而尽用乐焉。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。五色土益杂封。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，颇以加礼。兕牛犀象之属不用。皆至泰山祭后土。封禅祠；其夜若有光，昼有白云起封中。

天子从禅还，坐明堂，群臣更上寿。于是制诏御史：“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，兢兢焉惧不任。维德菲薄，不明于礼乐。修祠太一，若有象景光，屑如有望，震于怪物，欲止不敢，遂登封泰山，至于梁父，而后禅肃然。自新，嘉与士大夫更始，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，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。复博、奉高、蛇丘、历城，无出今年租税。其大赦天下，如乙卯赦令。行所过毋有复作。事在二年前，皆勿听治。”又下诏曰：“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，用事泰山，诸侯有朝宿地。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。”

天子既已封泰山，无风雨灾，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，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，乃复东至海上望，冀遇蓬莱焉。奉车子侯暴病，一日死。上乃遂去，并海上，北至碣石，巡自辽西，历北边至九原。五月，反至甘泉。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，以今年为元封元年。

其秋，有星茀于东井。后十余日，有星茀于三能。望气王朔言：“候独见填星出如瓜，食顷复入焉。”有司皆曰：“陛下建汉家封禅，天其报德星云。”

其来年冬，郊雍五帝。还，拜祝祠太一。赞飨曰：“德星昭衍，厥维休祥。寿星仍出，渊耀光明。信星昭见，皇帝敬拜太祝之享。”

其春，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，若云“欲见天子”。天子于是幸缙氏城，拜卿为中大夫。遂至东莱，宿留之数日，无所见，见大人迹云。复遣方士求神怪、采芝药以千数。是岁旱。于是天子既出无名，乃祷万里沙，过祠泰山。还至瓠子，自临塞决河。留二日，沉祠而去。使二卿将卒塞决河。徙二渠，复禹之故迹焉。

是时既灭两越，越人勇之乃言“越人俗鬼，而其祠皆见鬼，数有效。昔东瓯王敬鬼，寿百六十岁。后世怠慢，故衰耗”。乃令越巫立越祝祠，安台无坛，亦祠天神上帝百鬼，而以鸡卜。上信之，越祠鸡卜始用。

公孙卿曰：“仙人可见，而上往常遽，以故不见。今陛下可为观，如

猴城，置脯枣，神人宜可致也。且仙人好楼居。”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，甘泉则作益延寿观，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。乃作通天茎台，置祠具其下，将招来仙神人之属。于是甘泉更置前殿，始广诸宫室。夏，有芝生殿房内中。天子为塞河，兴通天台，若见有光云，乃下诏：“甘泉房中生芝九茎，赦天下，毋有复作。”

其明年，伐朝鲜。夏，旱。公孙卿曰：“黄帝时封则天旱，乾封三年。”上乃下诏曰：“天旱，意乾封乎？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。”

其明年，上郊雍，通回中道，巡之。春，至鸣泽，从西河归。

其明年冬，上巡南郡，至江陵而东。登礼灋之天柱山，号曰南岳。浮江，自寻阳出枞阳，过彭蠡，祀其名山川。北至琅邪，并海上。四月中，至奉高修封焉。

初，天子封泰山，泰山东北陬古时有明堂处，处险不敞。上欲治明堂奉高旁，未晓其制度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。明堂图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，通水，圜宫垣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命曰昆仑。天子从之入，以拜祠上帝焉。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，如带图。及五年修封，则祠太一、五帝于明堂上坐，令高皇帝祠坐对之。祠后土于下房，以二十太牢。天子从昆仑道入，始拜明堂如郊礼。礼毕，燎堂下。而上又上泰山，自有秘祠其巅。而泰山下祠五帝，各如其方，黄帝并赤帝，而有司侍祠焉。山上举火，下悉应之。

其后二岁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推历者以本统。天子亲至泰山，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，毋修封禅。其赞飨曰：“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，周而复始。皇帝敬拜太一。”东至海上，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，莫验，然益遣，冀遇之。

十一月乙酉，柏梁灾。十二月甲午朔，上亲禅高里，祠后土。临勃海，将以望祀蓬莱之属，冀至殊廷焉。

上还，以柏梁灾故，朝受计甘泉。公孙卿曰：“黄帝就青灵台，十二日烧，黄帝乃治明廷。明廷，甘泉也。”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。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，甘泉作诸侯邸。勇之乃曰：“越俗有火灾，复起屋必以大，用胜服之。”于是作建章宫，度为千门万户。前殿度高未央。其东则凤阙，高二十余丈，其西则唐中，数十里虎圈。其北治大池，渐台高二十余丈，命曰太液池，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壶梁，象海中

神山龟鱼之属。其南有玉堂、璧门、大鸟之属。乃立神明台、井幹楼，度五十丈，辇道相属焉。

夏，汉改历，以正月为岁首，而色上黄。官名更印章以五字，为太初元年。是岁，西伐大宛。蝗大起。丁夫人、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、大宛焉。

其明年，有司上言雍五时无牢熟具，芬芳不备。乃令祠官进时饍牢具，色食所胜，而以木禺马代驹焉。独五月尝驹，行亲郊用驹。及诸名山川用驹者，悉以木禺马代。行过，乃用驹。他礼如故。

其明年，东巡海上，考神仙之属，未有验者。方士有言“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，以候神人于执期，命曰迎年”。上许作之如方，命曰明年。上亲礼祠上帝焉。

公玉带曰：“黄帝时虽封泰山，然风后、封巨、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，禅凡山，合符，然后不死焉。”天子既令设祠具，至东泰山，东泰山卑小，不称其声，乃令祠官礼之，而不封禅焉。其后，令带奉祠候神物。夏，遂还泰山，修五年之礼如前，而加以禅祠石闾。石闾者，在泰山下址南方，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，故上亲禅焉。

其后五年，复至泰山修封，还过祭恒山。

今天子所兴祠，太一、后土，三年亲郊祠，建汉家封禅，五年一修封。薄忌太一及三一、冥羊、马行、赤星，五，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。凡六祠，皆太祝领之。至如八神诸神，明年、凡山他名祠，行过则祠，行去则已。方士所兴祠，各自主，其人终则已，祠官不主。他祠皆如其故。今上封禅，其后十二岁而还，遍于五岳、四渎矣。而方士之候祠神人，入海求蓬莱，终无有验。而公孙卿之候神者，犹以大人之迹为解，无有效。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。然羁縻不绝，冀遇其真。自此之后，方士言神祠者弥众，然其效可睹矣。

太史公曰：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。入寿宫侍祠神语，究观方士祠官之意，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，具见其表里。后有君子，得以览焉。若至俎豆珪币之详，献酬之礼，则有司存。

【译文】

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帝王，何尝不曾举行过封禅典礼。大概只有未见到祥瑞征兆就去兴办封禅的帝王，而没有眼见到吉兆、瑞象而不到泰山去的帝王。有的帝王虽然承受了天命但功业没有成就，有的帝王已经到了梁父但自身的道德还不能与封禅盛典相协调，有的帝王功德相符了却没有空暇去封禅，所以封禅这件事能够实行的不多。古书上说：“三年不行礼，礼制必定会荒废；三年不演奏乐曲，音乐必定会被毁坏。”每到兴旺的太平盛世，就要举办封禅来报答神祇，到了国运衰败的时代封禅礼就停止了。这些停息的时间长的有一千多年，短的也有几百年。所以封禅的仪式残缺不全，甚至埋没不存，它的详细情形不可能被记录下来让人们知道了。

《尚书》说：舜用美玉制的天文仪器观测天象，了解并调整日、月、五星反映出的四季及天文、地理、人道等情况。接着就祭祀上帝，点火升起烟来祭祀六种神灵，遥望着名山大川祭祀，普遍地祭祀各种神祇。舜收敛五等诸侯的瑞玉，选择吉祥的月、日，会见四方的诸侯牧守，将瑞玉还给他们。这一年的二月，舜到东方巡视，到了岱宗。岱宗就是泰山。点起柴火来祭祀，按照山川的大小尊卑依次祭祀它们。接着便会见东后，东后是东方的诸侯。调整历法，使四季与月分相符合，统一音律、尺度、重量衡度等。完善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五种礼仪，各个等级分别献上五种瑞玉、三种绢帛、两种活牲、一只死雉等礼品。五月，巡视到南岳。南岳就是衡山。八月，巡视到西岳。西岳就是华山。十一月，巡视到北岳。北岳就是恒山。祭祀它们的礼仪都与祭岱宗的礼仪相同。中岳就是嵩高山。舜每五年巡视一次。

禹沿承了这种巡察制度。传了十四代后，到了帝孔甲。他不修德行，喜好祭神，亵渎了神灵，上天赐给他的两条龙便飞走了。他以后三代，汤讨伐夏桀。汤想把夏朝祭土神的社坛移走，没有移成，作了名为《夏社》的文章。以后八代到了帝太戊，有桑树和楮树一同从朝廷院长长出来，一个晚上就长到一围粗细。太戊很害怕。伊陟说：“妖异不能胜过德行。”太戊便修养自己的德操。桑树和楮树就枯死了。伊陟把这件事讲给巫咸。巫咸的兴盛气象从此开始了。这以后过了十四代，

商王武丁得到傅说任相国，殷商从此复兴。武丁被称作高宗。有一只野鸡跳上鼎耳鸣叫。武丁害怕了。祖己说：“修养德行。”武丁照祖己的话去做，王位因此得到长久的安定。以后五代，帝武乙怠慢神灵，被雷震死。以后三代，帝纣淫乱，周武王讨伐他。由此看来，开国创业时的君主没有不严肃恭敬、谨慎小心的。以后就逐渐怠慢起来了。

《周官》上讲：冬至那一天在南郊祭天，迎接白昼变长的日子来临。夏至那一天祭祀地神。祭时全要用乐舞，这样才能够让神感到你的礼敬。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，以对待三公的礼节祭祀五岳，以对待诸侯的礼节祭祀四渎。而诸侯们要祭祀自己国境内的名山大川。四渎就是长江、黄河、淮河和济水。天子祭祀的地点叫作明堂、辟雍，诸侯祭祀的地点叫作泮宫。

周公做了周成王的相国以后，在郊外祭天时，用后稷作为陪同受祭的神灵，在明堂中祭祀上帝时同时祭祀祖先周文王，使文王配享上帝。自从大禹兴起后就开始设立社神祭祀后土。后稷教人民种植庄稼，所以有后稷的神庙。郊祭和社祭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。

自从周朝战胜殷朝后经过十四代，世道越来越衰败，礼乐都荒废了，诸侯们任意横行，而周幽王又被犬戎打败，周朝王室向东迁到雒邑。秦襄公攻打犬戎，救援周王室，从此开始列入诸侯。秦襄公成为诸侯以后，居住在西方边疆地区，自以为应该主祭少邽神，修建了西畤，祭祀白帝，供奉的牺牲用黑鬣的红马驹、黄牛、公羊各一头。这以后十六年，秦文公东至汧水与渭水之间的地带打猎，占卜在这里定居，得到吉兆。秦文公梦见一条黄蛇从天上垂下来，蛇身附着地面，蛇口停在郿地的缓坡上。秦文公询问史敦。史敦说：“这是上帝发出的征兆，您应该祭祀它。”于是修建了郿畤，在那里用牛、羊、猪三牲作祭品祭祀白帝。

在还没有建郿畤的时候，雍城的旁边原有吴阳的武畤，雍城东面有好畤，全都荒废，不再进行祭祀。有人说：“自古以来就因为雍州地势高，是神明居住的地方，所以建立畤来郊祀上帝，各种神灵的祠庙也都聚集在这里。大约在黄帝时就已经举行祭祀，即使到了周代晚期也还有郊祀活动。”这些话不常听见，士大夫们也不谈起。

修建郿畤九年以后，秦文公得到了一块像玉石的宝物，在陈仓的

北山坡上修筑城池立祠祭祀它。这位神有时一年也不来一次，有时一年来几次，来的时候经常是在夜里，光辉照耀，像流星一样，从东南方飞来聚集在立祠的城中，像雄鸡一样，发出殷、殷的声音。野鸡也在夜里鸣叫。用一头牲畜祭祀它，命名为陈宝。

修建酈時以后七十八年，秦德公被立为国君后，占卜在雍城定居，得到“以后子孙可以到黄河去饮马”的卜辞，就在雍城建都。雍城的各种祠庙从此兴建起来。用三百头牲畜（或解释为“三头白色的牲畜”）在酈時祭祀。修建了伏日祭祠的神庙。把狗的肢体分割，挂在城市的四面城门上，来抵御蛊灾。

秦德公作了二年国君后死去。又过了四年，秦宣公在渭水以南修建密時，祭祀青帝。

这以后十四年，秦繆公作了国君，卧病在床，五天没有醒来，醒来后，就说自己梦见了上帝，上帝命令秦繆公平定晋国的内乱。史官把这件事记下来收藏在内府中。而后代的人都说秦繆公上天了。

秦繆公即位九年，齐桓公作了诸侯的霸主，在葵丘召集诸侯会盟，而想要封禅。管仲说：“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，而我记得的有十二家。过去无怀氏封泰山，禅云云山；伏羲封泰山，禅云云山；神农封泰山，禅云云山；炎帝封泰山，禅云云山；黄帝封泰山，禅亭亭山；颛顼封泰山，禅云云山；帝旆封泰山，禅云云山；尧封泰山，禅云云山；舜封泰山，禅云云山；禹封泰山，禅会稽山；汤封泰山，禅云云山；周成王封泰山，禅社首山。他们全都是承受天命以后才能封禅。”齐桓公说：“寡人到北方征伐山戎，经过孤竹；向西去征伐大夏，穿过流沙，勒紧马匹，悬挂着车辆，登上卑耳山；向西征伐到了召陵，登上熊耳山瞭望江汉平原。召集诸侯军队会同作战三次，与诸侯们乘车来会盟六次，九次集合诸侯，匡正天下。诸侯中没有违抗我的。过去夏、商、周三代帝王承受天命，与我又有何不同呢？”于是管仲看出齐桓公不能被言辞驳倒，就设法用具体事物说服他。说：“古代的封禅，用鄙上的黍米，北里的禾谷来做祭祀的食品；江淮之间生产的灵茅，有三条棱脊，用它做祭神时用的草垫子。东海送来比目鱼，西海送上比翼鸟，然后还有不召自来的物品十五种降临。现在凤凰、麒麟没有来，嘉谷不出现，而蓬蒿杂草却长得很茂盛，猫头鹰等恶鸟多次飞来。这时却想

要封禅,难道不是太不合适了吗?”于是齐桓公就停止了封禅的打算。这一年,秦缪公把晋国国君夷吾送回晋国即位。以后三次为晋国立了国君,平定了晋国的动乱。秦缪公在位三十九年而去世。

这以后过了一百多年,孔子论述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六种经典,传文中大致提及历代改朝换姓的帝王去封秦山、禅梁父的有七十多位,他们祭祀时用的祭品、祭器制度写得都不明确,是因为难以说清楚的关系。有人询问禘祭的礼仪制度。孔子说:“不知道。知道了禘祭的礼仪,那么处理天下大事就像看自己手掌一样明了易行了。”诗里讲纣王在位时,周文王承受了天命,但他的政令还达不到泰山一带。武王攻克殷商二年后,天下还没有安定就去世了。所以周朝德政的普及要从周成王说起。成王的封禅仪式就近于合乎情理了。以后诸侯国中大臣执政,季孙氏也到泰山祭祀,孔子就讥讽他。

当时苻弘用方术为周灵王效力。诸侯们不去朝见周天子。周天子力量薄弱。苻弘就宣扬鬼神的事例,设置了箭射狸首的仪式。狸首就代表着那些不来朝见的诸侯。想依靠鬼神怪异的力量把诸侯们招来朝见。诸侯们不服从。而晋国人抓住苻弘杀死了他。周代人们谈论方术怪异的风气是由苻弘开始的。

这以后过了一百多年,秦灵公修建了吴阳上畤,祭祀黄帝;修建了下畤,祭祀炎帝。

以后四十八年,周朝的太史儋去见秦献公,说:“秦国最初和周朝合在一起,合而分离,五百年后应当再次合在一起,合了十七年后就会在那里出现霸王。”栎阳下了一场金雨。秦献公自己认为得到五行中金的祥瑞,因此在栎阳建了畦畤来祭祀白帝。

这以后一百二十年,秦国灭亡了周朝,周朝的九座鼎归了秦国。有的人说宋国的太丘社坛被摧毁后,鼎沉没在彭城以下的泗水中了。

以后过了一百一十五年,秦统一了天下。

秦始皇统一天下称帝以后,有的人说:“黄帝得到五行中的土德,有黄龙和巨大的蚯蚓出现。夏代得到木德,有青龙停留在城郊,草木生长得茂盛茁壮。殷商得到金德,白银从山中流出。周朝得到火德,就有红色乌鸦的祥符。现在秦朝取代了周朝,是水德的时代。过去秦文公出外打猎,获得过黑龙,这就是水德的瑞象。”于是秦朝把黄河改

名为“德水”，用冬季十月作为每年的开端，颜色中崇尚黑色，度量以六作为一个单位，音乐中推尚大吕律，政务法令中崇尚法律刑名。

秦始皇即皇帝位三年，向东方去巡视郡县，祭祀了骀峰山，赞颂秦的功业。于是征召了齐、鲁地区的儒生博士七十人随行，到了泰山脚下。儒生们中有人议论说：“古代的封禅时要驾蒲草缠裹车轮的车子，是恐怕伤害了山上的土石草木；祭祀时把地面扫干净，用草和禾秸编席铺在地上。说明祭祀是很容易照着办的。”秦始皇听到这些议论各不相同，十分古怪，很难施行，因此就斥退了儒生，而马上修整了车道，从泰山的南面上到山顶端，树立刻石，颂扬秦始皇帝的功德，表明他有资格封泰山。从泰山北面的道路下山，在梁父实行“禅”的礼仪。这些礼仪中采取了很多太祝在雍地祭祀上帝时使用的仪式，但有关记录都封藏得很秘密，世人们不得而知，无法记载。

秦始皇上泰山时，在山半腰遇到了暴风雨，在大树下停留避雨。儒生们被斥退后，不能参加封禅的礼仪活动，听说秦始皇遇上了风雨，就都讥笑他。

于是秦始皇就向东到海边去游览，举行典礼祭祀名山大川和八神，寻求羡门子高一类的仙人。八神可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，也有人说是从姜太公以来才产生的。齐国之所以称作“齐”，是由于它正在天的腹脐。那些祭祀已经断绝，不知什么时候兴起的。八神：第一位叫天主，在天齐祭祀。天齐渊水位于临淄城南郊的山下。第二位叫地主，在泰山、梁父祭祀。因为天神喜好阴，祭祀它必须在高山的下面，小山的山上，起名叫“峙”。地神喜好阳，祭祀它必须在水泽中的圜丘上。第三位叫兵主，在蚩尤祭祀。蚩尤这个地方在东平陆的监乡，是齐国的西部疆域。第四位叫阴主，在三山祭祀。第五位叫阳主，在之罘山祭祀。第六位叫月主，在莱山祭祀它。这些地点全都在齐国北部，接近渤海。第七位叫日主，在成山祭祀。成山曲折陡峭地伸入海中，在齐国东北方的最顶端，用来迎接日出。第八位叫四时主，在琅邪山祭祀。琅邪在齐国的东方，所以每年都从那里最先开始。对这些神灵都各用一头牲畜和配套器皿祭祀，而巫师们对祭品有所增减，玉圭丝帛等不尽相同。

自从齐威王、齐宣王时起，骀衍一类的人就著书论述五行德性终

始变化的规律,到了秦国称帝时,齐国人把这些理论上奏,所以秦始皇采用了它。而宋毋忌、正伯侨、充尚、羡门高等人,都是燕国人,仿效仙人的道术,作那些肉体消亡后使神魄飞升,依附于鬼神的事。驺衍靠用阴阳循环主宰命运的学说在诸侯中得到显达。而燕齐两地沿海一带的方士们继承了驺衍的学说却不能融会贯通,于是就从此兴起一批靠奇谈怪论,阿谀奉迎去苟合君主的人,多得数不过来。

自从齐威王、齐宣王、燕昭王时就派人到大海里去寻找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这三座神山,传说在渤海中,离有人的地方不远;难办的是快要接近它了,就有大风把船吹走。据说有人曾经到过神山,各种仙人和不死药全在上面。那里的万物禽兽全都是白色的,而用黄金白银建成宫殿城阙。还没有到神山时,远望去像一片云彩;等到了跟前,三座神山反而在海水下面。临近神山时,动不动就被风吹走了,始终不能到神山上。世间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倾心向往神山的。等到秦始皇统一了天下,到了海边,方士们说到神山的数都数不过来。秦始皇自己觉得到了海上恐怕不会遇到神山,就派人带着童男童女到海上去寻找神山。船到了海里,回来全都用有风作为解脱自己的理由,说不能到神山上,只能远远望见它。第二年,秦始皇又到海边游览,到了琅邪,经过恒山,从上党返回。这以后三年,游览了碣石,考察了到海上去的方士,从上郡返回来。以后五年,秦始皇南下到了湘山,就登上会稽山,沿着海边巡游,希望能遇上海中三座神山上的奇药。没有得到,回到沙丘时去世了。

秦二世元年,秦二世到东方巡视碣石,沿着海边南下,游历了泰山,到达会稽,在这些地方都举行典礼祭祀。而在秦始皇所树立的石刻铭文旁边刻写文辞,用来显扬秦始皇的功德。那一年秋天,诸侯们反叛秦朝。三年后秦二世被臣下杀死。

秦始皇封禅以后十二年,秦朝灭亡。儒生们痛恨秦朝焚毁《诗》、《书》,屠杀并侮辱文人,百姓们怨恨秦朝的酷法,天下都反叛秦朝,就全都谣传说:“秦始皇上了泰山,被暴风雨所袭击,没有能封禅。”这难道不就是所谓没有具备德行而去举行封禅仪式的人吗?

过去三代的君王全居住在河水与洛水之间,所以把嵩高山定为中岳。而四岳各自按它所在的方位定名。四渎都在崤函山东。到了秦

国称帝号，在咸阳建都，五岳、四渎就全都位于东方了。从五帝一直到秦，一代代更迭兴衰，名山大川有时在诸侯国内，有时归属于天子，祭祀它的礼仪增减，各个时代都不一样，不能一一记录下来。到秦朝统一了天下，命令祭祀官员经常祭祀的天、地、名山大川各位鬼神，可以按次序逐一记录下来。

于是从崑山向东，有名山五座，大河两条受到祭祀，它们是太室山，太室就是嵩高山；和恒山、泰山、会稽山、湘山。大河是济水、淮水。春天时用干肉和酒祭祀，祈求丰收，因为河水解冻，秋天水枯封冻，以及冬季赛祭回报神灵等也举行祭祀祈祷。所用的牺牲祭品是每处各一头牛犊，祭器和玉圭、布帛等各处不相同。

从华山以西，有名山七座，著名的河流四条。叫作：华山、薄山、薄山就是衰山。还有岳山、岐山、吴岳、鸿冢、渎山，渎山是蜀郡的汶山。河流有黄河，在临晋祭祀它；沔水，在汉中祭祀它；湫渊，在朝那祭祀它；江水，在蜀中祭祀它。也是在春秋季，解冻和封冻，以及冬季赛祭等时候祈祷祭祀，和东方的名山大川祭祀方法一样；而使用的牺牲、牛犊、祭器、玉圭、布帛等各不相同。四座坟墓一样的大山：鸿冢、岐山、吴山、岳山，也都有用新谷去祭祀的仪式。

陈宝神在节日来享受祭祀。对河水增加用新酒酿祭祀的仪式。这些地方全都是在雍州的范围内，靠近天子的都城，所以增加一辆车和四匹黑鬃的红马驹作祭品。

霸水、产水、长水、沔水、潏水、泾水、渭水都不是大河，因为它们邻近咸阳，全可以依照名山大川的规格祭祀，但没有增加的各种祭物。

沔水和洛水两条河流，鸣泽、蒲山、岳隰山一类的山，都是小山川，也都在每年举行岁祭、赛祭、解冻和枯水封冻的祭祀，礼仪不一定相同。

而雍州有日、月、参、辰、南斗、北斗、荧惑、太白、岁星、填星、辰星、二十八宿、风伯、雨师、四海、九臣、十四臣、诸布、诸严、诸逯一类的神灵，一百多座神庙。西县也有几十座祠庙。在湖县有周天子的祠庙。在下邳有天神庙。在沔、漓有昭明庙与天子辟池。在杜县的亳亭有三柱主祠和寿星祠，而且在雍县的草屋祠庙中也祭祀杜主。杜主是以前周朝的右将军，他在秦中地区是小鬼神中最有灵验的。对这些神都每

年按时各自祭祀。

神灵中只有雍州四時祭祀的上帝最尊贵,祭祀时景象最激动人心的只有陈宝神。所以雍州四時,春季为祈求丰收祭祀,因为河水解冻,秋季枯水封冻祭祀,冬季赛祭,五月里用马驹祭祀,以及仲春、仲夏、仲秋、仲冬四个月的月祭,像陈宝神是在节日时有一次祭祀。祭祀在春夏时节用红色马,秋冬时节用黑色鬃毛的红马。每時用四匹马驹,四条木雕的龙驾驶的有铃大车一套,木雕的车和四匹马一套,这些车马的颜色和所祭的上帝颜色相同。还有黄牛犊和羊羔各四头,玉圭、布帛各自有一定数量。全部活着埋在地里,没有祭祀用的器皿。每三年郊祀一次。秦朝把冬季十月定为每年的开始,所以皇帝经常在十月里斋戒,举行郊祀,将烽火从咸阳一直排列到四時祭坛,皇帝在咸阳城外行礼,祭祀时崇尚白色的衣裳,祭祀的用品和日常祭祀时一样。西時和畦時的祭祀像过去一样,皇帝不亲自前往。

这些祭祀日常全由太祝主管,每年按时供献祭祀。至于像其他的名山大川、各种鬼物和八神一类,皇帝经过时就去祭祀,离开后就停止了。远方各郡县的神庙,由民众各自供奉祭祀,不归天子的祭祀官员们管理。祭祀的官员中有一类秘祝,如果有了灾异就祈祷祭祀,请求把过失与灾祸移到臣民们身上。

汉朝兴起,汉高祖身份卑微的时候,曾经杀死一条大蛇。有神怪说:“蛇是白帝的儿子。而杀它的人是赤帝的儿子。”汉高祖刚起兵时,在丰邑的粉榆社祈祷神灵。占领了沛县后,他作了沛公,就祭祀蚩尤,用牲畜血涂在军旗和战鼓上。便在十月到达了灞上,与诸侯们一起平定了咸阳,被立为汉王。因此把十月定成每年的开始,而且崇尚红色。

汉高祖二年,向东方攻打项籍,回来后进入关中,问道:“过去秦朝时候祭的上帝是什么天帝呢?”回答说:“四个天帝,有白帝、青帝、黄帝、赤帝的祠庙。”汉高祖说:“我听说天上有五帝,而现在只有四帝,这是为什么呢?”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原因。于是汉高祖说:“我知道了,就是等待我来把五帝凑完备呢。”就设立了黑帝祠,命名为北時。由主管官员去祭祀,皇帝不亲自前往。高祖把过去秦朝的祭祀官员全都召来,重新设置了太祝、太宰,礼仪和过去的形式一样。接着命令各县建立公社。下诏书说:“我很尊重神庙,敬重祭祀。现在对上帝的祭祀和